

民间采风

# 我与枇杷

□ 李尚菲

秋萌冬花，春实夏熟，备四时之气，无他物类者。此乃一枝独秀枇杷也。

枇杷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植物，血液里流淌着中国风。主要生长在南方，而当它生长在南北交界处的秦巴余脉褶皱里的小城时，就变成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。

一

农家稻场边都会栽种一些果树，主要是为了解孩子的馋。我家稻场边栽着橘子、核桃和桃树，这些都是常年在外打工的父亲带回来的。可惜，我家没有枇杷树。可是，姨婆家有一棵。

橘子是我家冬季最后的水果，樱桃是我家春天最早的水果。家里虽说有六棵橘子树，即使每年母亲将成熟的橘子放在纸箱里，再垫上一些松树针，放在红薯窖里控温，也会很快就被吃完。到五一前后这段时间，只有过年才会有的一些水果和零食，也很快被我和哥哥吃完。那时，我们不懂得将一颗糖掰成两半吃的道理。在小孩的嘴里，再多的东西也吃得完，何况本来就不多。等这些都吃完，日子就像初春的田野一样，素净而寡淡。

我和哥哥便从清明节这一天开始数着日子往前过，盼着姨婆早一天到我家，盼着她带来枇杷果。姨婆是外婆的姐妹，住在我们一个村，隔着一座山，若是一路小跑的话，不用十分钟就到了。

姨婆家稻场边的果树很多，枇杷最让我难忘。姨婆家厨房门外是一块小坪，两边翠竹摇曳，露天水泥淘菜池，紧挨着的便是枇杷树。对孩子来说，这棵枇杷树很高大，不易爬上去。

每年枇杷成熟时，姨婆都会用竹竿帮我们夹枇杷果吃。姨婆将长竹竿细头一劈两半，紧要处夹一根短木棍，竖起来，用棍子形成的裂缝夹住枇杷树枝，用力一扭，缓缓收竿，枇杷果便成功到手。

平时去玩，我总好奇地望着枇杷树，不懂它也有芳华妙龄。等过年去拜年时，它正在孕育小青果。年复一年，我总是这样错过它的花期，以至于忘了它还是一种开花的植物。

据说，姨婆结婚前几年肚子一直没有动静，按照农村的偏方先抱养亲戚家的一个小孩压怀就好生养了。外婆和姨婆是亲姐妹，便愿意帮妹妹这个忙。于是，我的三姨生下来便成了姨婆家的孩子。

后来，姨婆如愿先后生下一儿一女。那时，农村的男孩比较金贵，生病时父母也格外上心。姨婆的儿子，我喊表叔，他自幼体弱多病，感冒咳嗽时常不断。经常夜哭不止，姨婆一家竟束手无策。面朝黄土背朝天挣的钱几乎都贴给乡村医生了。

后听乡野赤脚医生说，枇杷叶熬水，可治小儿咳嗽。姨婆便想办法从外面弄来几片枇杷树叶，并要回一棵栽在自家门前。姨婆刷洗掉枇杷树叶背后的毛，将这无毛树叶熬制成药汁，给表叔喝下，他的病竟好了。

几年工夫，这棵枇杷树便亭亭如盖。别家孩子咳嗽，姨婆说了就会慷慨地摘几片枇杷树叶给他们，就像当初别人给她一样。

农村好多植物都是这样被栽种到稻场边的。大伯家的无花果，四叔家的栀子和黄柏或许，每一棵栽于庭院或者稻场边的树木都有一个故事，或甜或苦，自有人知。

每当夜幕降临，繁星高照，明净的月色洒在枇杷树上，整个村庄变得静谧而安宁。

二

在我离开家乡到县城读高中、武汉读大学的那几年，竟连一株枇杷都没见过，或者是见过却又忘了。大学毕业后，我自愿到乡村资助。在我先后工作过的两所乡村小学都遇到过枇杷树。当初，我并未认识到它们到那里的初衷是作为一种风景树。而我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果树。

过谷雨不几天，枇杷果刚开始泛黄，就被似顽猴般的学生抢摘。或许，对于孩子来说，长久的等待换来的酸得让牙根发软的枇杷果却是很甜的。

那一树金黄任谁见了都忍不住要摘几个尝尝。

果实，就是这样，你越是采摘它，它越是肯结，又多又大，仿佛在跟人们使性子，深怕小瞧了它。

2013年，那一树累累果实竟像是专为我们这些大人准备的甜点。放晚学后，镇上别的学校的女教师也来校园里，明目张胆地摘枇杷果。

这其中有我暗恋的女老师，我乐意为她摘枇杷果。虽然臃肿的身体早已不复当年的靈活，但是我为坚持为她摘枇杷果。我吃力地爬上路，将一个塑料袋套在左手臂上，左手扶着树干，右手边摘边装。我总想摘枝头的那些，我想把最好的果实摘给她吃。奇险处的果子仿佛更大、更甜。若能摘到，最能体现我的良苦用心。我心想。

看她吃得很香甜的样子，我也咬了一口，却是酸酸甜甜的。或许，这就是暗恋的滋味。花静静地开，果实酸酸甜甜。

三

缘分，就像雨后彩虹。再次与枇杷相遇时，我已从乡村来到城市，像一棵枇杷树被风移栽到了城里，花与果是否也能入乡随俗？

那是我第三个工作地。三楼办公室常常被阳光揽在怀里，夏日炽热的爱有时让我喘不过气来。好在窗外那片枇杷树帮我吸走了大部分阳光。

有时，阳光透过叶间缝隙投射到白色墙壁上斑斑点点的光，小精灵似的，随风舞蹈，像是给我书写的情书，我也于忙中偷得片刻清闲。

毕竟更多时候，我在格子间慌忙辗转腾挪，冬天尤其。累了，我便抬头望向窗外，枇杷树也望着我，穿着一身繁花，袅袅清香触通了我的经脉，虽然我们彼此不说话，但是心意早已相通。

风雪未至，白雪已堆；风雪一来，白雪皑皑，辨不清哪里是枇杷花，哪里是雪花。

小寒过后，夹道枇杷树听从时节闹钟的号令，迎着阳光，迎着风雪，枇杷花悄然舒翼，白里透着黄。倒金字塔似的花束，长满褐色绒毛的花萼衬托着枇杷花的朴素，却朵朵透着虔诚和谦卑。正是这种对大地母亲的敬畏，才让它与众不同。

初看枇杷花，像未加打扮，却又倔强的小姑娘，小巧的身体里涌动着强大的能量。明知自己体型小，却宁愿积蓄几个月的力量，毅然决然地倾其所有，哪怕静静悄悄，也要开出属于自己的花，并努力将花朵托举到枝头，被一圈叶子围着，极像被一双绿色的手托举着的希望。

如果说梅花是天之骄子，那么枇杷花就是寻常百姓。我们观赏梅花，要么去公园，要么去植物园，要么去有钱人家。普通人家的院子里很少能见到梅花。而枇杷花更加具有烟火气，人情味儿。不管置身哪里，枇杷花始终保持了一份草根性。置身寻常百姓家，只要给她一方土地，她便贡献一片绿荫、一院清香和满树金黄；置身荒野，与其他树木共沐阳光、共担风雨，风把她吹到哪里便在哪里扎根，鸟把她落到哪里便在哪里生存。

花开四季，四季花开。可不是每个季节的花都能受到蜂蝶的青睐。枇杷花喜欢静悄悄地开，不需要斑斓的彩蝶和纷飞的蜜蜂为之渲染，它只享受属于自己的那份朴素、安静、清秀和淡雅。

冬天开花的植物极少，像枇杷树这样不仅能经受住寒风的拷打，始终保持青春姿色，还能开花的植物更是少之又少，而且是唯一历经寒冬开花而能最终修成正果的。这正是它的孤独与骄傲。

不过，只有经历寒冬的洗礼，才能开出这样清新脱俗的花，也才能结出酸甜可口的果实。酸是对生活的原谅，甜是对生命的报答。

四

作为供人观赏的风景树，不知是枇杷的幸运还是不幸。或许它更想做一株奉献美味的果树。正如儿时的我所认识的那样。

枇杷成熟一树金。每年五一前后，枇杷果如约成熟，街道上一片金黄，果实累累，压弯枝丫。街道上的枇杷果比农家结的要稠密，自然也比较小。而命运也迥异：那些枝头早熟的个儿大、倍儿黄的枇杷果成为鸟儿的美食，其他的等到最后落得个被人赶打下来的命运。

看到满地受伤的枇杷果后，我心中感慨万千。前者果了鸟儿的腹，至少发挥了枇杷果原有的价值。后者就比较悲凉了，有果不能吃，有实却不实。

我无法想象那么小的枇杷花怎么能结出那么多的果实。花色、花香那么素洁清远，怎么能结出那么黄灿灿的果实。

那是一个春雨淅沥的傍晚，我下班后走在枇杷树下，头顶偶尔落下一片树叶，恍然间才发现，枇杷树虽是四季常青之树，却也和其他树木一样要经历落叶这个生命阶段，就像人类落发一样。亏我吃了那么多年的枇杷，却忘记了无可奈何叶落下。

不像桃树，枇杷树可以长得大手大脚大身板，叶子纹路清晰凸起，极像琵琶，且叶质像皮革一样坚硬。除橡树、棕树、广玉兰外，好像还未见过如此大而坚硬的树叶。

即使再坚硬的树叶，也逃不过命运的安排，只是它将叶子落在了百花齐放的春天，落在它孕育果实之前，像是在为生命减负，为果实蓄能。

大大的叶子开出小小的花，没有成就花的浓香和大气，只成就早春第一果。

从果到花再到叶，逆流而上，我似乎看到了不一样的枇杷。也看到不一样的自己。

现在，我又换到第四个工作地。每当寒风起，白雪飘，我仿佛又嗅到了那枇杷花淡淡的清香。

## 记事

文化视窗

## 古代的床与榻

□ 江舟

古代最早出现的坐卧用具是床。早在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的半坡文化时期，就已经有了床的雏形——土台，类似今天的炕。到了商周时期，床的形制被逐渐确立下来。

床是古人晚上睡觉时用的寝具，而古人白天也需要坐、卧、躺，于是又发明了白天用的床榻。今天我们常说的床榻，其实在古代是两种用具，是有区别的。

床的起源是土台，榻的起源则是席子。古代最初没有椅子和凳子，起居坐卧都在铺于地面的席子上，这种生活方式被称为——席居制。北方多用草席，南方多用竹席。到了春秋战国之际，贵族们觉得坐在席子上不够显示自己尊贵的身份，也可能害怕得痔疮，所以就发明了一种略高于地面的木制坐具。这种坐具比床矮小，移动方便，随坐随移，一般放在起居室或

厅堂。这种坐具就是榻，但榻这一名称的出现是在西汉。后来又出现了加大的榻，人能够躺在上面，又称——卧榻。

床和榻的区别主要有三：从形制上看，床要大一些，榻要小一些；从用途上看，床是晚上用来睡觉的，榻是白天用来坐、卧、躺的；从摆放位置看，床一般放在卧室，而榻一般放在起居室或客厅。

尽管榻在中国出现得很早，但除了少数贵族用榻外，大部分人还是继续着——席居制，只是铺的席子逐渐加厚，形成了所谓的——筵席。筵席一般是用稻草秸秆做材料：较为粗糙的材料铺垫在下层，称为筵；较为细软的材料铺在上层，称为席。东汉郑玄在《周礼注疏》中就讲：铺陈曰筵，藉之曰席。古人常在筵席上面举行酒宴，所以——筵席一词后来就成了酒宴的代名词。



采蜜 李陶摄

## 香樟树

□ 徐楠

雨后天晴，风轻云淡。我行走在香樟树下的石板上，微微地一嗅，空气中涌动着幽幽、淡淡的暗香。看着那枝叶娇嫩欲滴的香樟花，我禁不住伸开双臂，尽情呼吸，欲将那一树树馨香全部纳入肺腑。我不由得想起清朗彭孙遘的诗句：风散林香落浦沙，吹来何处野人家。沿溪偶共山僧话，知是江边樟树花。

香樟树又称樟树、乌樟、芳樟等，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曰：樟——其木理多文章，故谓之樟。而其枝叶茂盛，树枝雄伟，气味芳香，又叫香樟。它与楠、梓、桐合称为江南四大名木。香樟树为亚热带树种，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，是樟科樟属的常绿高大乔木，初夏开花，黄绿色、圆锥花序，树冠广展，枝叶茂盛，浓荫遍地，气势雄伟，是优良的行道树及庭荫树。樟之盖兮麓下，云垂幄兮为帷，就是香樟树的真实写照。

春天来临，经过严寒考验的香樟树，在春风、春雨沐浴下，嫩叶迫不及待地冒了出来，映着沧桑的树干，更显生机勃勃，绿意盎然。绿叶覆盖着枝条，郁郁葱葱，枝叶缝隙里的绿线凝绿雪霜中，何事春来一转蓬。自是新条新旧叶，不关摇落是东风。

紧接着新叶一起探出来的，是枝头萌生的细碎花骨朵儿，绿白或略带黄色的小花朵密集地生长在枝叶间，两两相对，六角形状排列，一丛丛、一簇簇，挨挨挤挤地拥在一起，在微风中飘摇，散发着幽幽清香，恬淡婉约。

夏天，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，香樟树旺盛的生命力被激发，舒展开茂密的枝叶，仿佛撑开了一把翠绿的——大遮阳伞，那些花簇都变成了绿色的小珠子，在枝叶丫间、叶缝中若隐若现。而鸟儿们也把浓密的树冠当成了消暑的好去处，欢快而清脆的鸣叫声唱响了夏日协奏曲，独吟、合鸣、交错，玲珑剔透，悦耳动听。在香樟树下乘凉、看书，听树上鸟语、蝉鸣，真是一种享受。南宋诗人戴复古的《大热五首其三》曰：吾家老茅屋，破漏尚可住。门前五巨樟，枝叶龙蛇舞。平素隔天日，六月不知暑。西照坐东偏，南薰开北户。胡为舍是居，受此炮炙苦。诗人吐槽外界环境的炎热，表达了他对五棵巨樟下的清美家园的留恋，对现在居住地的抱怨。

俗话说——秋风扫落叶，其它树的叶子纷纷变黄了，但香樟树笔直的树干、旁逸斜出的枝丫上的叶子依然青翠欲滴，那一串串的樟树果愈发饱满起来，如黑珍珠一般，密密匝匝地点缀在枝头，惹得众多鸟儿纷纷前往觅食。鸟儿们穿梭在绿色的枝头，追逐嬉戏，琴瑟和鸣，真是一道灵动的风景。

北风怒啸的冬天来临时，香樟树还是那么绿，绿得发亮，依然焕发着盎然生机，颇有一种——鹤立鸡群的感觉，它从容地抵挡着凛冽寒风的侵袭，片片树叶在风中发出——沙沙沙的声音，似乎在说：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香樟树的寿命很长，树龄长达上千年，有——参天古木——的美誉。寓意吉祥长寿、幸福如意，也象征着正直和谐、坚韧不拔的品质。香樟树在民间受到追捧，被南方人称为神树，据传，古时大户人家如果家中生了女孩，就会在家中的庭院种植一棵香樟树，等到女儿到了出嫁的年纪，这棵树也已经枝繁叶茂了，可以打制箱子作为嫁妆。这个习俗象征着——十年香樟树，百年白首约，千年古风传，厮守在人间的美好情意。

香樟树也受到历代文人雅士的钟爱，大诗人白居易对它尤为推崇，在《寓意诗五首》中写道：——豫樟生深山，七年而后知。挺高二百尺，本末皆十围。天子建明堂，此材独中规。介绍了香樟树的生长地、树形及用处，香樟树是栋梁之材。宋代诗人舒岳祥写诗《香樟树》：——桤树平地虬龙走，高干半空风雨寒。春来片片流红叶，谁与题诗放下滩。诗人借物喻人喻己，赋予了香樟树鲜活的情感与生命的顽强。宋朝程俱的诗句：——樟出芳液，根节依大块。初非气相求，又岂天所配。如何冰炭仇，乃作坎离会。因知造化机，幻手端可货。道出了当时的人们利用香樟树的芬芳特质，提取樟脑，用以药用和避秽，慨叹大自然的造化是神奇而无穷。

香樟树在医学上的应用十分广泛，据《分类草药性》记载，樟有祛风散寒，理气活血，止痛止痒的功效；根可用于治疗感冒头痛，风湿骨痛，跌打损伤等症；皮、叶适用于吐泻；果能用于胃腹冷痛，食滞，腹胀，胃肠炎等。——白水汪汪满稻畦，梅花零落遍前溪。香樟树，万千风物中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，陪伴着人类从久远的历史中走来，傲然挺立在华夏大地，亘古绵长，生生不息。

## 沙塔坪的油茶

□ 谢德才

沙塔坪，倚水而成。

这里，一边是河，一边是山；山映入河中，河流进山中。这景色，着实迷人。

沙塔坪，坪不是很多，但，这里的沙土不少。这里的沙土，养育了这里的油茶树。

油茶树，常绿小乔木。这里的油茶树，一年四季，披着——绿衣裳，沉默不语，见证时代的变迁。这沉淀，让油茶树肆意蔓延。——山山脚，全是茶树，顺着地势，此起彼伏。一棵棵，青碧碧的，绿油油的。老远望去，如绿色的波浪从天际慢慢铺陈开来。

油茶树，吸取阳光、雨露，将营养输送到每一条根系，每一片树叶。它，绽放一团团、一簇簇的花。雪样。洁白无瑕。

花开，挂果。

这是收获的信号。山里人把油茶地的杂草锄得干净而利索，集于油茶树的树兜。这些杂草落叶，腐烂后则成了油茶树的肥料。

油茶树，惦念山里人的累，山里人的苦，山里人的爱。它们在一根根的枝条上，努力地，挂上一串串的果实。果子，圆，半圆，光滑。

山里人背着背篓，挑着担，乐悠悠地，走进茶林，采摘果实。见上这满满的果实，他们自然而然地唱起桑植民歌：——山是万宝山，地是刮金板。正是这得天独厚环境，让平凡而又宝贵的油茶树，成为山里人过上好日子——的宝树。

山里人唱着歌，摘着果，不知不觉，背篓里的茶果，满了；箩筐里的茶果，满了；笑声，也满了。

采摘回的果，全铺在自家塔子里，让阳光晒走水汽，锁住茶油。曝晒后，果子的壳裂开了，油茶籽一颗颗地蹦了出来。

这时，油榨坊，等不及了。山林里，有榨坊；街上，也有榨坊。一背背的茶籽向榨坊靠近，山里人的心里就有了谋算：——这背茶籽，能赚大几百的钞票。山里人把茶籽倒进机器，倏地，油就——咕咕——地流了出来。这油，清亮极了。油的清亮，鼓了山里人的腰包，美了山里人的日子。

这茶油，成了山里人烹饪的上乘之选。常食这茶油，淡化细纹，使人越活越年轻，难怪有人说：——沙塔坪，出美女。

山里人只要一碰面，便问：——你家打了多少茶油？

——多几桶！

这声音，油茶树听见了，高兴且低语：——来年，多挂果！